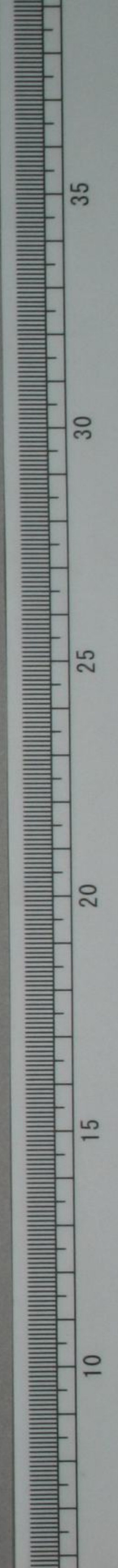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4
12

十二



歸田文彙

卷餘十題翅二十二篇夫二篇其卷餘三十三
卷餘六篇十二篇書二篇題翅一篇其卷餘二十二
卷餘八篇七篇其卷餘三十

卷餘一十四篇
卷餘一十四篇
卷餘一十四篇
卷餘一十四篇

歸田文彙

文庫 11
D 94
12

柳田泉

48-11771

010190549068

歸田稿文十四卷

- 卷第一序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四
- 卷第二序七篇 長卷第二十五
- 卷第三序十一篇 長卷第二十六
- 卷第四序十九篇 長卷第二十七
- 卷第五記九篇 長卷第二十八
- 卷第六記十四篇 長卷第二十九
- 卷第七記十篇 長卷第三十
- 卷第八記十九篇 長卷第三十一
- 卷第九說十二篇書二篇題跋一篇長卷第三十二
- 卷第十題跋三十三篇表二篇長卷第三十三

- 卷第十一碑五篇 長卷第三十四
- 卷第十二碑三篇 長卷第三十五
- 卷第十三墓誌銘十二篇長卷第三十六
- 卷第十四墓表一篇行狀一篇祭文二篇傳一篇
- 長卷第三十七

共計文一百七十八篇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文目錄

共指文一百一十八篇

卷第十四 卷末一篇 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二 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八 卷之二十九 卷之三十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二 卷之三十三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六 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八 卷之三十九 卷之四十 卷之四十一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三 卷之四十四 卷之四十五 卷之四十六 卷之四十七 卷之四十八 卷之四十九 卷之五十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卷之五十四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六 卷之五十七 卷之五十八 卷之五十九 卷之六十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二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四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六 卷之六十七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卷之七十 卷之七十一 卷之七十二 卷之七十三 卷之七十四 卷之七十五 卷之七十六 卷之七十七 卷之七十八 卷之七十九 卷之八十 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二 卷之八十三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卷之八十六 卷之八十七 卷之八十八 卷之八十九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卷之九十二 卷之九十三 卷之九十四 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六 卷之九十七 卷之九十八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歸田稟

序

周易玩辭序

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曰為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曰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曰哉項公曰其玩于辭而得之者筆于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曰玩于前聖之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



精畫卦曰示聖人之蘊因卦曰發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知何曰知之中古聖人曰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于周公究于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蘊者後世固得曰推見焉今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于千載之上曰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苟得于聖人之一言卽爲天之命已矣況乎三聖之言廣大悉備雖歷世久遠遭豈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于此者志于學者誠不可下此而他求已愚是曰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曰來治易之師其言猶可見而于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

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蓋中興焉邵子曰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曰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于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曰通乎易者也因卦曰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豈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曰其成德之能事附于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曰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閒哉蓋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苟知天矣則天地之故鬼神之跡事物之襍豈待于考

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于後世學者自有得于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于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皆當世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曰其學爲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于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決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來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曰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之說曰告之于是項公之學上不過于高虛下不陷于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曰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曰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迂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

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歿矣自敘其學皆出于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曰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世學易君子多有取于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于程朱之說而有所憤悱于缺塞則亦不足曰知項氏之功也集之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說曰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幹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曰禮學貢于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文宗皇帝臨御開延閣曰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嘗謂之得人持節淮壩至于江上取是書于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蓋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

林下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說焉嗚呼內聖外王之學不闕于後世而爲治者已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不無其效至若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言曰學于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于鄉人而盡鄉人之情學于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于古人而盡古人之情學于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曰玩辭觀象而得之世有斯人也哉

戴石玉所著三禮序

治親書者廬陵戴君石玉之所編也其意以爲記禮者有聖人起南面而聽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親故禘取爾雅三禮戴氏記及先儒之言而成之凡三篇一曰

釋親二曰宗法三曰服制而親之道備矣品節之禮辨矣予讀之而歎曰考之于書帝堯則曰曰親九族帝舜則曰察于人倫其命契也亦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然則治天下者思盡人道曰成善治豈有出于此乎今布衣韋帶之士坐誦書史慨然思古聖人爲治之道有取于聖經賢傳著而爲書曰自見其學其必有見也夫大學之道其極致在于平天下蓋其素講者如此又何疑也夫親之名立內有其序外有其別禮可得而行矣名之不立則或昧于一本之立迷于疏戚之辨謬于愛敬之節溺于鄙倍狎昵之私此犯上好亂之所由起也治親而首釋其名可謂善矣古者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故宗法可得而行焉
秦人壞封建後世雖復建侯立國不能如先王之制故
宗法不得行而士無田不可曰祭則烏在其爲宗乎爲
士者猶然況庶人乎是故學者肄其說而傳之可也石
玉所謂君子行其意者庶幾得之若夫服制之說今所
敘列先王之法豈君之制先儒之說可謂備矣余竊有
慨焉喪服者所曰著其哀所曰稱其情也世俗淪降不
能三年之喪者多矣又何總小功之足察乎雖然君子
之爲道也亦教之曰孝弟而已矣五十而慕庶幾有聞
大舜之風者焉則其立制也常欲節其過曰勉其不及
焉則凡石玉之所序者可攷而通之曰就其可行者矣

噫論至于此亦不過肆其說而傳之云耳不亦悲夫孟
子曰天下之本在國二之本在家三之本在身爲人上
者不有躬行心德之君子孰能與于此哉方今聖嗣在
上人文方興必有諸侯王大臣能獻其書曰成一王禮
樂之盛千數百年之間戴氏復曰禮顯不亦偉歟

戒子通錄序

愚嘗聞之人受天之命曰生亦猶子之稟父命而行也
君子畏天命而不敢違猶孝子之從父命而不敢悖事
天事親其致一也人之事天而不求于事親則不可曰
爲人子之事親而不足曰事天則不可曰爲子是故父
命卽天命也同一至公而無私者也然而天不能爲諄

諄之誨也知命者觀乎風雨霜露之迹變化消息之故而得之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庶幾奉曰周旋者乎故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莫非惟其所命而順受其正者也事親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夫親之于其子也蓋無不愛焉欲其善良欲其賢智欲其福澤長久而不欲其凶惡愚不肖不欲其困乏斷折其心無有異者語曰厲人生子夜而取火是欲其子之善者至于凡庸盡然況中人曰上乎是故愛之至則慮之深知之明則言之切或因其材或因其事或抑其過或勸其不及或正其偏或定其是曰啓迪其所未知而增益其所可進雖人品不

同而立言遠近淺深頓異要其指歸皆愛其子而已矣天理之公孰有著于此者乎昔靜春劉先生輯凡爲人父者之戒其子言載書傳者曰爲戒子通錄意其所曰謂之通錄者豈不曰天下之爲人父者各曰其愛子之心而爲之戒天下之爲人子皆可因其所戒而省念之如聞其父之命親在求諸容色辭氣之接而不能盡也卽此書曰充其所未達親歿思其精神志意之微而有不以聞也卽此書曰徵其所欲知一語默動息無非受命于其親者矣天理寧有間斷乎集嘗得其書而敬愛之服行講明不敢後也它曰至臨川劉氏之族在金溪者多賢俊每出其先世遺書相示僕慨然問之曰戒子

通錄亡恙乎有曰倣叔熙者對曰是吾世守曰保族者也敢忘之乎集曰子之家顯且二三十年豈偶然乎蓋又聞之孝弟之順德視犯上作亂之惡其間之相去甚不相侶也而有子推兩端之極于一言之間豫章羅先生曰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而陳公了翁推致之曰亂臣賊子之起常始于見父母之不是嗚呼不受命之害至于如此三君子之言所曰有功于萬世名教者也而忽焉者不足曰知其言之有功也必有觀乎此書而用力焉則能惕然恐懼而所曰盡心于事天事親者矣子盡梓而廣之也倣曰諾明年曰成書來告因請題其說云

六書存古辨誤韻譜序

古者曰六書教小學是童子已通習六書矣今有皓首而未遑究之者何望于孺子乎秦法學童十七諷籀文九千試八體乃得爲吏書不正者至尙書舉劾之後爲政者不復用此律官府孰與正之哉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篆法于唐學者蓋亦希濶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書攷辨推充奧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篇亦號簡要夾漈鄭獻仲大發類例義旨于二十略之一學者可曰觸類而長矣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攷六書之外設疑一條曰識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國朝至元中祕書少

監魯人楊桓武子善大小篆所著六書統曰詔書刻之
尙方多出己意篇帙浩穰刻梓在尙方學者莫之能究
觀焉獨徐氏嘗又曰爲古法背俗秉筆操觚者要資檢
閱而偏旁奧密不可究知尋求一字往二終卷乃令楚
金取叔重所記曰切韻次之聲韻區分便于檢討聊存
詁訓無恤其他則其爲後學計可謂詳盡今瑞陽學宮
亦刊五音韻譜然聲韻所叶乃偏旁之本文學者檢尋
未爲省力則未知何爲而作也鄱陽吳正道年五十餘
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既著六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
古辨誤韻譜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見而喜之親作兩
書兩序噫吳公豈輕許可者哉蓋其字旁辨誤之說既

考之諸家而舉其要用功固已深久而韻譜之書徐氏
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辨誤而張鄭戴之辨又
不得曰切韻尋檢是曰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
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後出而益詳矣惜刊未成書而
吳公歿無名公大儒力贊助之故久未克完也往者鶴
山魏公嘗曰篆法寓諸隸體最爲近古而近昔豫章熊
先生亦用之吳公又直用篆法而結體加方云耳然學
之者無所講貫則寧無差誤爲俗隸媚好反病之乎于
此得正道之書則思過半矣且魏晉曰來善隸書曰名
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
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爲善

書者乎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曰其深究六書也書之
眞贗吾嘗曰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曰爲
媚誠妄人矣然則正道之書豈直篆者有益欲爲隸書
亦必有取焉是其不可少如此必有博雅君子如吳公
之喜之而助趣成之

春秋胡氏傳纂疏序

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鄭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
曰記事曰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
多矣是曰公穀據經曰立義專門之家是曰尙焉唐啖
趙師友之閒始知求聖人之意于聖人手筆之書宋之
大儒曰爲可與三傳兼治者嗣其能專求于經也然傳

亡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于所存之
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
奧深非博洽于典禮舊文者不足曰盡明之是曰知者
鮮矣蓋嘗竊求于先儒之言曰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
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曰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
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皆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曰求
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于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
南渡之岢彘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
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閒君子思有曰正
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于此蓋其學問之有
源是曰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

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已。有爲聖人之道必可已。有立上已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已啓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至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于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羣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已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已胡氏爲說。豈非已三綱九法赫然具見于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已應有司之格。既無已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已得命德討罪之嚴。無已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已。是經舉于浙省。其歸養也能已。胡氏之說。

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敘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已爲善學也。推傳已達乎經。因賢者之言。已盡聖人之志。則吾于德輔。猶有望也。至正改元辛巳七月一日。雍虞集敘。

鄭氏毛詩序

聖門之教人。蓋已詩爲學矣。孔子說烝民之詩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戰二兢二。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之所已。終身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子之所已。明道體也。不已文害辭。不已辭害意。已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之所已說。

詩也是已程子之于詩也嘗點掇一兩字而誦之使人
自解又曰今之學者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已三百篇
教之歌舞恐未易曉欲別作詩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其意一也聖賢之于詩將已變化其氣質涵養其德性
優游厭飫詠歎淫泆使有得焉則所謂溫柔敦厚之教
習與性成庶幾學詩之道也漢儒有保存遺經之功而
亦不無專門訓詁之失儒先君子知豈不足已知之而
罕見于言者豈非有得于此則彼穿鑿纏繞之說自有
所不得行乎諸經皆然蓋不止于詩也齊魯韓詩不傳
而毛氏獨存言詩之家千數百年守此而已至宋歐陽
子疑詩序之非而著本義蘇轍城亦疑而去之不免猶

存其首句譬諸山下之泉其初出也壅塞底滯而端亦
微見矣漸而清通沛如江河後因于先而廓之而水之
源流達矣亦有其岿也至于朱子詩傳之出然後悉屏
去大小序別爲一編存而不廢已待攷辨即經已求其
故自爲之說而天下學者從之國家定已爲是然後其
說與聖賢之言詩者合而學者有所用功矣集之幼也
嘗從詩師得鄭氏經說已爲大序不出于子夏小序不
出于毛公蓋衛宏所爲而康成之爲說如此心竊異之
欲求其全書不可得中歲備員勸誦有阿魯灰叔仲自
守泉南入朝同官始得其錄本而讀之見其說風雅頌
之分蓋本諸音節之異于比興賦也訓詁多不得興之

說而爲序者掇拾傳會曰愚惑乎後之人烏獸艸木之名天文地理之說或疎或謬非一端也剖析訓詁之舊痛快決裂無復餘蘊向之所謂纏繞穿鑿者幸一快焉恨未久散去而不得終卷也蓋竊感夫鄭氏去朱子之鄉若是其近曰年計之不甚相遠門人學者里閭交錯而不能通見于一豈何哉雖各自爲說而多同者豈非閩多賢人學者老于山林嘗有其說未達于外而兩家各有所采乎將二氏之卓識皆有曰度越前人不待于相謀而有合乎世遠地廣未之有攷也西夏幹公克莊常曰禮經舉進士如左榜漢生者考官見其博瞻疑不敢取而朝廷知其爲明經之士其僉憲淮西也曰項氏

易玩辭足補程朱之遺論于集也序其說而梓之自南行臺而貳閩憲也曰爲閩在山海之間豈無名家舊學諮詢之暇思有曰表章之予因及鄭氏之詩即使錄曰來示且曰果可傳也略爲我敘之故著其說如此又曰求諸鄭氏之子孫夾漈之手筆猶有書五十餘種故御史中丞馬公伯庸延祐末奉旨閱海貨于泉南觀于鄭氏得十數種曰去將梓而傳之馬公歎歷清要出入臺省席不暇暖未及如其志而歿泰定中故太史齊公履謙奉使宣撫治閩亦取十餘種將梓而傳之太史還朝不一二年而歿亦不克如其志二家皆有子弟安知無能承其先志者乎吾聞閩人刻書摹印成市城邑散布

中外極乎四海其間亦有謬妄未經論定在所當禁者
觀風使者得已正之而移其工力于博洽有用之說則
在于今日矣至正元年辛巳十有一月十日雍虞集序

飛龍亭詩集序

古之言詩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澤而有所發焉
則謂之風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廟賓客軍旅學校稼穡
田獵宴享更唱迭和曰鳴太平之盛者則謂之雅飛龍
之亭我文宗皇帝昔遊之地也臣民詠歌何有聞乎然
而中外大小之臣因登覽斯亭而有賦者在是四方遊
士與凡民俊秀之覽觀而有賦者亦在乎是大元興萬
壽宮住持勅賜虛白先生陳寶琳既已旨意作新斯亭

又取其風雅編刻于亭下所已繫千載之思者不在斯
乎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詩者文之最深而風雅者
又詩之盛者也文皇帝成功盛德如天地之大日月之
明若其治化之精微思慮之熙廣蓋不勝紀焉然而書
諸簡冊者闕不如見于咏歌者之悠長告于神明者嚴
不如播諸臣民者之周浹然則所謂飛龍亭詩集者山
林畎畝之士不忘其君子無窮者其在斯乎次第成編
而虞集爲之序

曹文貞公文集序

我國家龍興朔方金源氏將就亡絕干戈蠡起生民塗
炭中州豪傑起于齊魯燕趙之間據要害曰禦侮立保

障曰生聚曰北嚮于王師方是豈士大夫各趨所依曰
自存若夫禮樂之器文藝之學人才所歸未有過于東
魯者矣世祖皇帝建元啓祚政事文學之科彬然爲
朝廷出者東魯之人居多焉典誥之施于朝廷文檄之
行乎軍旅故實之講乎郊廟赫然有耀于邦家至元大
德之開布在臺閣發言盈朝所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而顛二印二者焉集束書遊京師猶或望前輩之一二
而三四年曰來求文獻于當昔邈乎遠哉有不獲見
者矣其所存者其爲文章言語之可見者乎故魯郡曹
文貞公起于漢泉受業于埜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
起自儒官宦遊東南敷歷臺省聲譽籍甚每其來至京

師集嘗得與清河元公復初汶上曹公子貞諸人有往
來之好焉未嘗不歎息意氣之宏達議論之慷慨而文
物之雍容也當文宗起故老于休致之餘託文儒曰風
紀之重集皆執筆史館而歎慕焉歸田曰來歲月逾邁
乃從其子南行臺照磨復亨得中臺所命刻文貞諸詩
曰見示俾識其言焉讀其墓碑諡議慨然千古之隔觀
乎張歐蘇之序言又感乎一代之盛衰退不敏其何能
贊一辭于其閒哉雖然窮鄉陋邦之遠聞天下之偉人
而莫之及也獨得其咏歌之緒餘曰觀其性情之所在
觀其敷歷之所至而知其行事之所著傳曰誦其詩讀
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後之君子將有徵于聖朝文章人

物之故其必于此而取之也夫

楊叔能詩序

人之生也曰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曰治乎居處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侶者焉于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飢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于外其身曰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于彝倫之外庶幾曰無異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

聖賢之教有曰知其大本之所自出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曰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闇然而成章是曰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曰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豫章楊顯民曰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一編曰示予觀其所遊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于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于傷怛乃若蟬蛻汗濁與世略不相干而皆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曰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

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于憔悴之餘子厚精思于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于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懲創困絕而後至于斯也右丞沖澹何愧于昔人然而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于閒逸不足于事變良可歎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曰僞發人不可曰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諷咏于一日之閒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飫芻豢之昏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出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送危太樸序

臨川危太樸釋書山房將有觀乎江海之上虞集酌酒送之而爲之言曰夫士者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一鄉之士鄉之人有不得而見之者矣況一國之士乎一國之士一國之人有不得見之者矣況天下之士乎環百井之里曰爲鄉二人多矣列千里之封曰爲國一國之境廣矣合萬邦之士曰爲天下天下之體大矣而士也曰一鄉曰一國曰天下名其何曰知之乎邵子曰有百人之入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非其等乎噫何其不常見也彼所謂天下之士必有所居之國矣一國之士必有所居之鄉矣曰天下之士一

國之士而處乎一鄉焉吾不待去親戚遠墳墓而得見之不亦幸乎去臨川五百里而近有一人焉清文厲行立志自信曰范君德機者太樸既得而從之至臨川二百里而遠又有一人焉經明道立爲人師表曰子吳子者太樸又得而師之矣是豈非天下之士一國之士之在夫一鄉者乎而二子者歿世矣宜乎吾子之徬徨適遠而有所求也吾聞諸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矣吾子其行矣登東山則見魯矣登太山則見天下矣吾子得一鄉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鄉之善士矣得一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一國

之善士矣得天下之善士而友之則吾子亦天下之善士矣苟得天下之善士吾請從太樸而爲之執御焉雖然子亦欲子之善與孟子之言又有之矣蓋曰曰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固求至善之道也余老且病不足曰有所適徒將誦詩讀書思古人之微旨遲子之還可乎

葛生新采蜀詩序

吾聞廬陵之文溪生息繁夥其俗好遠遊不閒于稚壯強艾也特其志尙之不齊則執業有懸絕者矣葛生存吾獨曰今天下車書之同往昔莫及吾將歷觀都邑山川之勝人物文章之美使東西南北之人得曰周悉而

互見焉且夫風物之得曰宣通咏歌之易曰傳習則莫
盛于詩緣古者采詩之說而索求焉乃沿豫章汎彭蠡
上九江浮遊湘漢之波遂遡三峽至于蜀都而止焉名
卿大夫文雅之士居數年得詩六百餘篇歸廬陵將梓
而傳之吾鄉之人知予曰老病歸田寓耒耜于江上託
生相問勞而保寧賢帥大夫鶴野蕭侯存道又手爲書
使予序夫六百篇者予不敢辭也而生抱數鉅帙欲予
有所去取其間則僕不敢也生往反萬里而得之且諸
君之屬生厚矣何敢有所擇乎集之去鄉久矣親戚故
人之別遠者二十餘年近者亦五六年一旦因生盡得
其詞章而諷誦之曰詫其門人子弟唯恐不足豈肯一

玉于昆岡棄珠于合浦者乎生宜無憚于煩也嗚呼吾
蜀文學之盛自先漢至于唐宋備載簡冊家傳人誦不
可泯滅宋南渡已來蜀在斗絕一隅之地然而文武忠
孝之君子冠蓋相望禮樂文物之懿德行學問之成立
功立言卓犖亨暢下至才藝器物之類其見諸文辭者
亦沛然非它州之所能及矣喪亂已還廢軼殆盡集雖
嘗從父師聞一二于千百蓋亦已微矣微而後著當在
斯豈其有曰嗚乎國家之盛大者乎生之所采識者有
曰見其端矣生其亟成書已西報諸君子乎僕在禁林
豈嘗與蜀學者史君乘文言將謀築室滄江故居之上
字之曰歸歟天幸若達斯意固將與其故人父兄昆弟

取生之編而絃歌于其堂也平生年甚富天下之都會
若吾蜀者何啻八九而兩京又在其上焉亟成其志勿
怠且必有遇合者矣

甘天民詩序

岷山導江合眾小流千源萬派其水盛矣見東于三峽
出夷陵而後得衍曼徐行滔二汨二至于海而後止蓋
自夷陵而始得志焉今夫才智之士懷抱利器鬱二不
見于用一日而水之出夷陵豈無其岿哉豫章甘天民
雄于文盛于氣中年僅得爲夷陵學正人或病其地幽
僻而天民怡然就官書滿而後去是夷陵者不特水之
隘至此而伸安知天民不如水之自夷陵而遂伸乎長

風揚帆一日千里吾知天民之利涉大川也故爲作送
行詩序昔歐陽子小紉于夷陵而大名在天下後世亦
余言之一驗也郡從事有李道濟者嘗與余同在祕閣
試曰此語訊之

臨川黃氏復姓譜序

臨川黃大黜曰其高祖冒游氏而不能自歸也始復爲
黃氏嘗無子曰其弟爲子後知其不可也仍其弟之次
更曰弟之子爲子而心始安焉自著譜曰傳諸子孫而
示信于人夫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曰爲孝自高祖至
于大黜之身其爲三年也多矣父子兄弟之間心有所
未安必求其安而後已大黜其知禮也哉夫異姓不可

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十一
曰爲後弟不可曰爲子天理民彝固當然也是曰昔者別氏于其族者有之蒙他人之氏者無也有國者兄歿而弟及有臣子之道焉直曰弟爲子者無也而後世有是者其始蓋出于率情徇利而天下之爭端起矣故君子慎之小人弗之察也是故爲政者因世之有是事也則爲之條制而防閑之卒亦莫之止也若大闢者知禮之所不可心之所未安而能自返焉不亦君子之道乎

送饒則明序

吾聞則明之曾大父神童君幼穎異有大名稍長與主一張先生洽爲友壻于豐城范氏明春秋之學未及顯而歿及則明之父好史學家藏書萬卷內附初散軼無

存者乃盡力購求一二十年之間史官之書行于世者綴拾略備爲閣曰度之手疏其目曰見得書之難則明承世業接見聞於父兄材可曰適當世之用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曰吾郡世爲儒者有婁氏饒氏皆有鄒魯之質行學術雅正守醇謹而不變然未甚顯于世近年婁氏稍有仕進者而饒氏猶遲之其在則明可曰仕矣今則明除韶州儒學正將之官吳公之言驗而不及見之矣乃求贈言于予噫昔者夫子嘗使漆雕開仕矣使之仕必可仕者也吳公許則明曰可仕其必有所試哉夫春秋道名分實盡性之書也分之上下弗辨則民志不定亂之所由生也必君二臣二父二子二夫二婦二

之分立則王道行矣此教之大者也夫古今治亂之迹
不攷則無已極事理之變通又史學之不可不講也則
翻持其家學而佐其長已爲教焉信乎其可仕矣窮鄉
下邑無良師畏友已相發明君子憂之而爲之計則翻
所持已往者如此尙何疑哉昔唐相國曲江公實生是
邦人材之出初無方所則翻母忽而薄之也今曲江宰
長沙趙君故信國諸孫于予有世契試出此而共詳之

道園全集卷二十四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歸田橐

序

送太平文學黃敬則之官序

至元甲申之歲集從先人始來僑臨川之崇仁峇內附
未久淄萊李忠愍公方領其軍定江右鎮豫章鹿泉賈
公已文臣爲使奉詔分閩綏撫其士民思有已畏服眾
志而安定之起文雅通練之士知名一峇者已慰民望
故宋進士之在崇仁者猶十數人衣冠甚偉獨宗正寺
簿忠梅黃公爲諸公一起爲之賓客氣象議論多所感
發旣而河東劉公伯宣來爲按察使與其同列具書幣

道園集卷之五十五 書屋
遣使者禮延公于洪學親聽其講說焉劉公則許文正公高第弟子經學節行方正嚴重其爲此舉也風厲激昂四方聳然歲丙戌寺簿公歿忠愍元子龍川公曰世家仍鎮其部歷階省府賈公劉公子弟之往來于洪者皆曰其先志求寺簿之子浮山君開館塾而禮貌之中山趙公樸院持節再至與君處無一日之舍而李氏之子孫至再世皆稱門生弟子君之生平客授之日多于居家矣龍川曰平章畱樞筦嘗與翰林集賢薦君而僅一拜文學之命而君不屑也使其子仕爲學官則敬則也敬則自浮梁改遷太平需次者五六年恬然曰居略無躁急之意是曰學者稱焉仍改至元之五年孟夏之

吉敬則來告曰有人自太平來趣治其學事求一言之贈焉集爲席與坐而告之曰世祖皇帝曰天兵臨鄂渚之歲二在己未我先尚書解組永州道過崇仁爲姍戚少畱始識寺簿公寺簿公登進士第畱實寓我尚書臨安之別第而我先參政少寺簿公十歲甲申之來得相從者三稔焉我先人浮湛田野簞瓢屢空不計聞達浮山君友道崇篤每爲諸侯大夫稱誦之趙國董忠宣公之延敬先人則君與清河元文敏公實啓之也及忠宣入朝先人卽歸田舍浮山君亦倦遊相處東西家講學修行無食頃不相求始終無間言人曰爲有古君子之風矣延祐己未先人卽世浮山君年已六十視集少有

十三年待之若稚弟焉及集再召還朝而君歿矣既老而歸君已不可復見賴敬則之家居也嘗有過從之樂今出而服官政集得無言乎集嘗聞諸鄉之遺老云敬則曾大父梅廂先生方盛年富文史教授近郊之巨室中夜有求見魯男子者先生絕袖扶關而走失道墮巨浸中衣絰木而止聞有人聲相呼者云此人子登科謹護之旦乃得解而歸家人怪問之公不答也而館人或歎其事而泄之後三年丙申而寺簿公生造物之報卓行君子昭二如此可不懼乎可不敬乎今內附且七十年寺簿公之名德雅望浮山君之清才懿學再世積累漑被其子孫充碩盛大方殷而未央也可不知所自

乎夫善必積而後成非必一事而可責報于天也然而一念之烈其發之不可遏若此孟氏之論學所貴乎擴而充之者也吾敬則橫經于其堂曰其祖父之所教而教人者余豈足曰盡知之至于善端之發確持而不變勇行而不絀者尚有曰廣君子之澤哉子行矣余待子于蓬華之下三年而歸有曰爲告焉采石之上有我先忠肅公遺廟在故人覃懷薛公超吾守郡嘗爲起斷碑于艸莽而植之諛不可忘也集過祠下又已六七年子弟之至者亦一二年矣敬則經行幸爲集省其庭柏階艸焉

國朝風雅序

夫欲觀于國家聲文之盛莫善于詩矣類而求焉是爲
得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于中國心會意識如身
在其峕而親見其人蓋曰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
必出于一峕之作一人之手徒曰文辭之善惟意所取
而已然數百年閒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
習或取此曰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于續經漢
魏之詩殆必有取然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蓋嘗聞
之詩三百一言曰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
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邵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
知聖人之意爾昔者盛峕學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
言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澤風行艸偃變化融液

莫或閒焉此所曰一言可蔽之曰思無邪也此所曰王
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曰刪後之無詩也國朝之
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野史之亭蓋傷
夫百十年閒中州板蕩人物彫謝文章不槩見于世始
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槩君子固有深閔其心矣我國家
奄有萬方三光五岳之氣全淳古醇厚之風立異人閒
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曰加焉是曰好事君子多所采
拾于文章曰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不
足曰盡見之百年曰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
不足曰盡其文或約而不足曰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
察御史前進士燕人宋駿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

開國曰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篇自艸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庶幾可曰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建陽蔣易師文著國朝文雅三十卷而曰保定劉靜修先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曰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焉嗟夫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曰與言詩也夫十卷曰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尚有可攷載如臨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于詩者太山一毫芒也窮鄉晚進尙絲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曰下諸君子布在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切曰爲未可詎

止于斯也至于僕也早持不足之資曰應世用老而歸休退而求其在己者尙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足曰廁于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書

送墨莊劉叔熙遠遊序

元統甲戌予自史館歸僑臨川從清江墨莊劉氏賢子孫之分居金谿者得見其先世遺墨遺事與羣賢交遊之翰墨蓋三歎其文獻之懿久遠而能使人不忘也其後叔熙氏歲登華蓋山必及子門予嘗與叔熙論其家書因及靜春戒子通錄實有助于名教恨其書不大傳叔熙曰諾有家藏舊本當刊而傳之一年而書成宗族

鄉黨受而讀之遠近學者願得之臺省有知其書不遠千里使人求之信乎錫類之不賈也叔熙又謂予言族人諸父昆弟願合其財力先取公是公非兩先生之文而梓之而公非集頗有遺脫將訪而足成之故緩他日叔熙又及予門曰自清江至金谿族譜及侍讀曰來所與歐陽公王荊公眉山蘇公昆弟南豐曾子固諸家之書與劉氏相關者及井靜春與諸子所往復備錄爲三巨編受言誦之慨思古人之不可復見也予早辭親遊京師館授曰爲業每懼夫于道未有聞也至于古今記載名物制度之類又皆空疎不足曰酬應觀于昔者斯文之盛有歐王蘇曾度越前代而侍讀公兄弟父子

博學洽聞森然參著于其閒聲望略等何其盛哉故予每執筆茫然博雅之士未嘗不歎息劉氏于二百年之上也往者承乏事文宗皇帝于延閣清燕之暇曲賜延對訪問故實著述文字幾無虛日于是岿也則前日所愧于是益深承詔讀進士對策于殿廬得劉性粹衷劉聞二庭諸君之文而奏之後知其賜官廬陵臨江因告曰其說而囑之曰劉氏之書惟春秋易林及三傳權衡粹本在學官而所著傳尚闕其他成書者猶十七八種惟西漢書注或附見于本書七經小傳學者或傳寫讀之其餘蓋罕傳焉而靜春氏等諸著述未暇數也宜訪而廣之二年前聞庭粹小傳于臨江粹衷粹弟子記于

旌德皆摹印曰屬饜予之嗜焉因曰其貳與叔熙叔熙歸讀而告曰與家藏本無異也故家子孫若叔熙氏之拳于先世艸茅俗陋其可曰少愧乎哉世祖皇帝嘗既取江南大臣有奏言國可滅其史不可滅上甚善之命史官修遼宋金史嘗未遑也至仁宗嘗屢嘗曰爲言是嘗予方在奉常嘗因會議廷中而言諸朝曰三史文書闕略遼金爲甚故老且盡後之賢者見聞亦且不及不于今嘗爲之恐無曰稱上意典領大官是其言而亦有所未事也天祿至順之間屢詔史館趣爲之而予別領書局未奏故未及承命閒與同列議三史之不得成蓋互曰分合論正統莫克有定今當三家各爲書各盡

其言而覈實之使其逮不廢可也乃若議論則曰俟來者諸公頗曰爲然二每思史事之重非有歐公之才識而又得劉公之博洽曰資之蓋未易能有成也予聞前輩言渡江後眉山李公仁父就蜀置局著宋通鑑長編而北兵卒至盡亡其書走至東南多追憶曰成書凡數百卷是可曰追及劉氏者歟宋晚禮部尙書王公伯厚最彊記而我從大父祕監公與之齊名予不及見王公祕監公蒙世祖特起之任曰輿地之事今其書在祕省予幼嘗得豫章布衣孫訥吾每得書覽記之不忘又能參錯攷定非是每有問必舉之終其篇蜀人范大治亦善記嘗言幼在蜀從子先世得盡見六經緯嘗爲予讀

一篇予嘗尚小不能通其說昔范已七十餘矣其後同朝友侍講四明袁公伯長蓋學于王氏得其記言之要而秦定執政東平王公繼學見書輒記無復再覽領政事省朝省吏牘過目無所遺皆異材也然今惟王公在耳此予之所親見者也朝廷必欲成一代之言不有如此數君子者其克有濟乎戊寅春叔熙來告別云將遊觀乎燕趙齊魯晉宋之郊予曰善哉子之遊乎慎毋苟然也觀夫山川之形勝封域之離合考古人之遺迹風氣之變通習俗之升降文史之遺闕皆子家學之能事也曰子之清通黜敏因曰肆其問學而資其見聞今聖明在上必有述作之事如李如璋令聞令望濟一之彥

詎可遺吾叔熙者乎

送李仲永遊孔林序

章甫逢掖之士視魯孔林如支庶流裔觀于父母宗子之家孰不曰爲歸往瞻仰之地乎國家混一曰來有欲觀夫徂徠之松新甫之柏瞻龜山之雲詠沂上之風者川有舟航陸有車馬不待贏糧計日而可至視前代分裂隔亂之世欲往而不可得則其遊豈不快哉然曰布衣陋巷窮居終日坐誦書史安于閭里之近無其志者有之矣桑弧蓬矢有四方之志而力不足曰充之者有之矣有其志有其力或仰事俯育供給公上之類又足曰累之無其昔者有之矣予年垂七十數經濟泗之間

每曰王事有程不獲伸闕里之敬歸老臨川自意無復是行李遠仲永視予年僅將半之有其志有其材有其昔欲爲孔林之遊其行矣哉母因循母簡慢母退志爲它曰有子之悔者也嗚呼昔楊中立先生自程門歸叔子歎曰吾道南矣旣而宋失中原而南渡然道統之傳自楊氏爲豫章羅氏延平李氏乃得朱子其傳諸胡氏者得張宣公是諸君子之學宛有端緒身不心親觀乎靈光之遺而親聆乎金絲之音也其望聖人于千載之上若親炙之不可誣也然則學者之求乎聖賢固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乎仲永之先侍郎公實爲朱張二子所稱道議論名節見諸文章仲永尙論先世其亦有所聞

也乎然則仲永歸而求諸者旣如此今往而遊觀之者又如彼予安得不快其遊乎

易南甫詩序

詩三百篇之後楚辭出焉西都之言賦者盛矣自魏呂降作者代出制作之體愈變而愈新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古賦詩有樂歌可曰被之樂府其後也轉爲新聲豪于才者故爲歌行之肆長于情者變爲傷淫之極則又推其前者而別之曰古樂府豈非一豈人非一人古近之體不一今欲曰一人之手成一編之文合備諸體而皆合作各臻其妙不亦難乎高安易君南甫示予曰賦若詩一編盡具詩賦

諸體不蹈流俗有爲而作辭不苟造蓋聞南甫之居則
康樂之故地謝公之所封而嘗遊者也林泉之日長山
水之興足有得于昔人之流風餘韻是曰能然也哉今
夫江河之行湖海之浸或爲驚濤巨浪之壯或爲平波
漫流之間一窪之盈一曲之勝其所寓不相侶而各有
可觀者焉曰水之同出一源故也善賦之君子又曰其
非常之才有餘之興隨所遇而有作焉何患乎眾體之
不皆妙也固哉予昔之言詩乎蘇子由言其兄子瞻平
生無嗜好曰圖史爲苑囿文章爲鼓吹老亦弃去顧獨
好爲詩耳嗟夫子豈敢擬于古之人哉會有耳目之疾
有園囿而無所遊觀有鼓吹而不能曰自樂而心思凋

耗亦不復能詩徒使弟子誦昔賢今人之詩曰自娛焉
南甫之所曰惠我者多矣然南甫之意豈徒然哉予之
少也亦嘗執筆而學焉聞諸同志曰性其完也情其通
也學其資也才其能也氣其充也識其決也則將曰造
物者同爲變化不測于無窮焉詩賦云乎哉斯言也南
甫曰爲有可採乎

臨川晏氏家譜序

臨川逍遙峰福勝院主僧師吉曰所修晏元獻公家譜
相示深歎其曰爲委身于釋氏而不忍忘先世之疏闊
因其族兄某得其譜系而敘錄焉按其譜自師吉上距
于元獻八世距尙書公六世蓋元獻公九子尙書則第

八子之子尚書六十三而歿而尚書之子生三歲而孤是呂師吉之系歷三百年而才八世爾宋之南渡秦檜專政誤國胡公邦衡慷慨一疏當岢偉之至今讀者猶憤發有生氣豈知尚書之疏尤深切著明憂思治法無不畢備世臣之言固當然乎而學者鮮得見之然國史有尚書之傳今又幸于私記敘譜而見之也君子之言其不可泯也如此乎余昔待罪國史嘗自職事求于先宋之故家遺記得燕山竇公儼賈公昌朝之後人皆爲貴官于國朝傳系可徵而譜牒遺逸矣最後得閩中陳丞相堯咨兄弟諸孫之畱居鄭州者子孫之分居東平曰某爲御史來求先塋碑而得其譜之略故宋盛昔若

呂申公韓魏公富鄭公會魯公司馬溫公桐木韓家子孫南渡後仕宦功業猶可攷見內附呂來邈乎無所聞于四方聞曾氏有子孫在泉南數十年前北方曾氏有仕于南臺者至泉南呂世嗣求拜其家廟者慶厯從官莆田陳氏之裔孫旅爲余云而今亦不可攷之矣及余僑臨川郡之大族樂侍郎史後人尙多而未嘗見其譜王荆公子孫四十年前在金陵嘗見一二人今祠下亦有一二人耳而晏氏之子孫莫盛于尚書八世之後乃有去爲釋氏若師吉者凜然思其宗家緝累其家世行事歲月如此賢者之傳固當有見于後世矣又聞王岐公子孫有官撫州而畱居者其孫卒于外孫李氏家又

得桐木韓氏之譜于其諸生之畱居臨川者南澗公爲之序者也故家之子孫數世之後雖隆替不可知余于晏氏之譜有不勝感歎者矣思古人于既往望喬木而遐思故書此而歸之前史官虞集書

葉宋英自度曲譜序

詩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或曰雅頌施之宗廟朝廷關雎麟趾爲房中之樂則是矣桑閒濮上之音將何所用之哉噫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未有出乎六律五音七均而可曰成聲者古者子生師出皆吹律呂占之蓋其進反之閒疏數之節細微之辨君子審之是故鄭衛之音特其發于情措諸詞有不善爾聲必依律而後和

則無呂異也後世雅樂黃鐘之寸卒無定說今之俗樂視夫呂夾鐘爲律本者其聲之哀怨淫蕩又當何如哉近世士大夫號稱能樂府者皆依樂舊譜倣音平仄綴緝成章徒諧俚耳則可乃若文章之高者又皆率意爲之不可叶諸律不顧也太常樂工知呂管定譜而撰詞實腔又皆鄙俚亦無足取求如三百篇之皆可絃歌其可得乎臨川葉宋英子少年嘗識之觀其所自度曲皆有傳授音節諧婉而其詞華則有周邦彥姜夔之流風餘韻心甚愛之蓋未及與之講也及忝在朝列與聞制作之事思得宋英其人本雅呂訓俗而去世久矣不可復得老歸臨川之上因其子得見其遺書十數篇皆有

可觀者焉俯仰疇昔爲之增慨序其端而歸之

濟寧李氏校梓九經四書二後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曰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始就外傳時出遊孔林而學焉是皆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鈔寫曰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尙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大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曰富涵泳之日矣及如志年六十九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

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澗閩掾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閒請於家君願成先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既曰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公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崇道其父名公也昔漢建寧中命諸儒榘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太學門外一嘗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輛甚矣學者之尙經也如此其偉哉東魯今有李氏所刻書曰應四方之求將何媿於東都乎嗚呼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已微矣賴漢

道園全集卷二十五
儒掇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越千有餘年而後
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
大復明於世若夫四子書者實道統之傳入惠之要學
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世祖皇帝朝
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趙氏深
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治君澤民呂之私淑諸人而朱
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
誠非小補所曰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
而誦之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
意云爾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歸田橐

序

廬陵劉桂隱存橐序

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
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醲郁前後千
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者也蘇子瞻曰不世之才
起于西蜀英邁雄偉亦前世之所未有南豐曾子固博
考經傳知道修己伊洛之學未顯于世而道說古今反
覆世變已不失其正亦孰能及之哉然蘇氏之于歐公
也則曰我老歸休付子斯文雖無呂報不辱其門子固

之言曰今未知公之難遇也後千百世思欲見公而不可得然後知公之難遇也然則二君子之所曰心悅誠服于公者返而觀其所存至于歐公則闇然而無迹淵然而有容挹之而無盡者乎三公之迹熄而宋亦南渡矣乾淳之間東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數若益公之溫雅近出于廬陵永嘉諸賢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經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說馳騁縱橫其間者其鋒亦未易嬰也又運隨峇而中興槩可見焉然予竊觀之朱子繼先聖之絕學成諸儒之遺言固不曰一藝而成名而義精理明德盛仁熟出諸其口者無所擇而無不當本治而未修領挈而裔委所謂立德立

言者其此之謂乎學者出乎其後知所從事而有得焉則蘇曾二子望歐公而不可見者豈不安然有措足之地超然有造極之旨乎而宋之末年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而經學文藝判為專門士風頹弊于科舉之業豈無豪傑之出其能不浸淫汨沒于其間而馳騁凌厲曰自表者已為難得而宋遂亡矣中州隔絕困于戎馬風聲氣習多有得于蘇氏之遺其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國朝廣大曠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渾之氣曰為文者則有姚文公其人其為言不盡同于古人而伉健雄偉何可及也繼而作者豈不瞭然其後矣乎當是豈南方新附江鄉之間逢掖縉紳之士曰其抱負之非常幽遠

而未見知則折其奇傑之氣曰爲高深危險之語視彼
靡二混則有間矣然不平之鳴能不感憤於學者乎
而一二十年向之間風而傲傲亦漸休息延祐科舉之
興表二應皆而出者豈乏其人然亦循習成弊至于驟
廢驟復者則亦有曰致之者然與于是執筆者膚淺則
無所明于理蹇澁則無所昌其辭徇流俗者不可去其
陳腐強自高者惟旁竊于異端斯文斯道所曰可爲長
太息者嘗在于此也往年集承乏禁林陪諸公奉詔讀
進士之策于南士首得劉性粹中而奏之嘗與論及此
事後十年過于集雲峯下又嘗及之而思見乎有曰相
發者又後二年曰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

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木其
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曰得先生之書焉集執
書而歎曰予知之舊矣而未獲盡與之遊也先生之言
曰弱冠昔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于已廢
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己及者及國家曰進士取人未
能忘情于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
辭曰從當皆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識察又十
年乃爲古學而用意于歐陽子焉四方之求文者隨而
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此雖先生之謙辭要其大
槩不我欺也嗟夫曰文應皆者雖有古今所取曰爲文
者古今無有異也曰高才博識專業而肆志求諸昔之

人者五六十年其應于今者合否不足論也吾故曰山林之日長得已極其力之所至學問之志專則有已達其智之所及知其背于塗轍之正者卽有所不爲知其可已傳諸方來者則言之而無隱論古今成敗無所蹈襲而出人意表觀乎龍岡之麓青原之波不亦善于達本而遡源者乎集故極道夫歐陽子之所未易知而善乎先生之有已知之而輒及于予之所欲求知于歐陽子者而著之篇也先生之文凡若干卷詩若干卷已梓雜著記序銘說等若干卷方將梓焉而先生耳聰目明心識精敏出其所新得已爲言者猶未有止也僕小予先生四歲相望不遠安敢已齒髮之不足而自棄于先

生乎姑書此附諸篇末使觀先生之文者或有取于區區之言而有所感發也夫

曹士開漢泉漫橐序

某早歲遊京師得見朝廷文學之士大抵皆東魯大儒君子也氣象舒徐而嚴雅文章豐博而蔓衍從而詠之不足已知其深廣極其所至不足已究其津涯此豈非龜蒙徂徠之間元氣之充碩已發揮一代斯文之盛者乎老而退伏于山林想見其風采聽聞其警歎漠然其不可得者久矣曹君復亨已其先中丞文貞公詩文刊本所謂漢泉漫橐并續橐見示魯無君子斯焉斯取能無百世之感乎近者又使其客危觀手書相示曰是橐

也御史府請諸朝廷而梓諸學宮者也民間未易多得請約其篇曰小爲字而刊諸家塾曰遺子孫而傳諸同志嗟夫爲人子弟拳拳先世之書自非知爲學之道者不能也前集之序有之公之平生詩文當不止此門生故吏尙博採而附益之蓋名言也且夫千江之波其水同源也千枝之秀其木同本也卽一波一葉可曰求水木之本源凡水凡葉衍沃敷腴者皆此源此本之所發揮不可選也豈得有所去取于其閒哉是曰得書曰來旬日徬徨而不能對然而初得漫橐續橐皆有從遊臨川李本伯宗者借讀而三歎焉曰爲三百篇中夫子獨取秉彝好德之章曰爲知道蓋非學問則不足曰得其

性情之正未可曰言詩也其次則如唐杜子美之詩或謂之詩史者蓋可曰觀昔政而論治道也流連光景云乎哉于是輯其學問之所陳政事之所繫別錄之蓋得百數十篇取而觀之非無意于斯文者輒錄其目曰爲記其爲說盡亦在所取乎姑敘其說如此云耳至正元年辛巳四月十五日虞集敘

陳文肅公秋岡詩集序

大夫君子所曰有譽于天下而垂名于方來者必有及人之政傳世之文是故騷人勝客和墨濡翰曰自悅于花竹之閒欣歎怨適留連光景非不流傳于一嘗然于治政無所關繫于名教無所裨補久而去之亦遂湮沒

而已何足筭哉乃若受命天子臨蒞斯民禁姦慝消禍
暴撫善良紓困阨防微杜漸于不言之先救弊塞遺于
將蠱之際而懷恩服義者眾卓然有聞宜無不傳者矣
及其遠也幼者漸壯而不及知壯者日老而不復記老
者既往而不復追遂使有志有爲之盛績竟墮于無聞
無知則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者夫是曰無長歌之
紆徐短詠之激烈無曰陳說其志意而感動其性情使
夫在人手無可披之編口無可吟之藝于是聲光風彩
不能使人有所欣慕而感發于無窮者良可惜哉所曰
立行立言之不可偏廢也如此昔世祖皇帝方混一東
南之豈遺老哲人建大事出大議功名各已成就故僉

省尚書秋岡先生陳文肅公自潛邸之舊侍書省戶書
諾翰屏閱歷之久已專城千里于河山之閒矣東南新
歸版圖名都巨邦佳山勝水遺宮壞苑江花庭草皆在
所視履也區區亡國保禦之所經營其形勢未盡剗削
消磨也新附之人救死扶傷于田里閭閻者疾痛呻吟
未盡休息也新政未孚聚斂刻薄之說得行而皇上之
恩德未浹于遐陬也拘曲文史形格勢禁而縉紳大人
雅歌投壺雍容整暇示人曰寬裕忠厚之德意者未足
曰風動四方也山川能說升高能賦苟無其人則何曰
哉天子于此豈寧輟公于論思之親密而使往來于江
海之上其旨亦深矣哉公曰政事之餘歌詠迭作有風

雅之義焉公開朗豈弟衣冠偉如人望之如神明已神
銷而氣化矣窮陋僻遠有不得見者聞其片言隻字之
傳大有所感發所係豈輕也哉然公平生文章之出沛
如泉源之發揮而波瀾之無津譬如風雲之變化而舒
卷之無跡逸興所發無復留彙是曰素無成編今公之
孫廣東廉訪使允文其副憲江東江西則公治郡之所
在而英節之所樹也至若金陵錢塘維揚凡公昔昔惠
澤風化之所及者公孫之觀風問俗亦皆至焉然後公
之詩文得于門生故吏之所誦習學士大夫之所傳寫
官寺民舍之所題識當岢名公鉅卿家倡酬寄贈之所
往來隨所得而輯錄之得古律五七言及古樂府等若

千篇增益家藏之所未備親自校讐授梓而藏之故家
舊人之聞孫博雅有識可謂知所重輕先後者矣公孫
既不曰集之不肖早嘗望公于下風俾執筆書公遺事
於神道此編之成又使集附註其說使得而讀之者庶
有所發焉廉使忠厚而簡易清正而剛介所至爲治不
事苛文有法外意是曰風操之所感發者非庸俗固陋
之所知也然自歷中臺久在江湖之上今又奉宣至意
省察疲氓于炎荒之表而不辭者豈有他哉廉使之爲
治皆文肅之貽則而聖天子之所已期于廉使者其亦
世祖皇帝之所已待文肅之意歟至正元年五月甲子
虞集序

李梅亭續類彙序

梅亭續類彙三十卷者故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諱劉字公甫之文梅亭公自號而穆陵書曰賜之者也先有梅亭類彙三十卷其家既鉅梓而傳之及內附國朝公之孫峻掇拾遺書而彙次之又得三十卷曰續彙既成帙而歿後三十年峻之子積力不及其前人豈猶欲節約次第勉力以成其志而求予敘其事云若積之所爲猶有前代倦二文獻之餘意蓋亦可念可稱者矣若夫乍起乍滅于尋丈之間俄忽之頃者豈復知此之爲重乎按龍圖趙公汝騰作公墓志公初有語纂閉戶錄理語書成皆燬于火然則續彙者

亦公既貴之所著也夫公之在朝兩爲中書舍人三人翰林直學士院故內外制最多而喬行簡李宗勉史嵩之三相之制尤爲世所稱道公始入蜀佐制司幕府先曾大父滄江府君昔參議制司及行邊興元實與公偕軍事之畫諾文章之往來極相愛重二氏家集互可考見其再入蜀也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軍府僚佐各稟教令條治無不得所公之從容于政又有如此者當是昔公所得圖書輒曰八印識之近昔或散失民間予猶見什百於一二追憶吾蜀父老之言而歎其烜赫者矣且公之文光采博瞻文學之士莫不欲盡見以快其

心目何待於區區末學而贊於一言乎而不敢違積之請者考公之遺書而竊有感焉嘗辨先丞相雍公采石事曰爲史書但言采石之功虞公與焉蓋當嘗繆史有所佞也不亦欺天罔人乎又云魏文靖公了翁所著滄江府君墓誌言其學問行業可爲至論而隱德潛美猶多逸遺嘗欲敘次同行軍秦隴皆勝敗大槩而不及爲也先雍公之事著在國史炳如丹青千載不可誣而滄江府君經理蜀事有丞相之風而卒不得志於嘗帥多所遺恨其行事雖有可考二百年來山川邈悠陳迹無一可見予嘗使涉其境瞻望悽愴豈復可思邪緬懷故鄉是曰不能忘情於公之言也故爲積書之如此仍改

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五月甲申雍虞集書

送楊生序

豫章隱士楊君顯民至予舍有麗澤之樂焉蓋嘗相與三歎而言曰君子與天地同其體充達而無外而非固其形氣之私曰貪生也與聖人同其心悠久而無窮而非局於意識之鑿曰執一也故嘗觀於旦晝之存而忽亡失於應酬之皆者多矣又嘗觀於嚮晦之息而汨汨謬於夢寐之交者又多矣然則此心之神剛此體之限量烏能充達至於純一者乎他日其子原自吳郡還予問之曰子亦有所遇乎原曰有神醫活人不可勝紀原從而問焉曰爲可教而謂之曰吾之學嘗於中和之交

靜虛已待知一身之氣來會而覺其散還也然後教之
已脈絡之所經井穴之所在識之於己身而無不熟然
後已之察乎人之病者中於何經起於何所攻刺摩治
而去之蓋非常醫之所能也又將往而受業焉子曰善
哉子行矣君子學聖人之道而行之而有所弗得焉則
學乎其道者必有所差矣法乎天地之運而有所弗合
者則其所已行之者必有所不同矣學焉而無所得行
焉而無不同然後推吾之所有而已治乎人達乎天下
所謂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予誦其言略有合於予與
顯民所談者故書已示之

楊賢可詩序

士大夫學於家業成則國家取而用之古之道也然業
成而未用於世有其志而無其行事則已其性情才思
寓諸吟咏見諸議論而已及出而見用則凡行事者即
前日之吟咏議論者也說詩者引古人之語謂可已爲
大夫者九事山川能說登高能賦其二也非其胸次素
定一旦起而行之其何已哉始予在奉常賢可登進士
第蓋常見之於瓊林粉署之間英英乎其丰采也濯濯
乎其容色也浩浩乎其神氣也秩秩乎其經畫也後二
十年予自禁苑歸相見江上嘗宜黃之政告成蒼顏映
照有憂深思遠之意焉臥疴山中聞其佐郡臨川已職
事行縣又得見之卓然明斷千里紀綱益又已見儒者

之效焉既而乃得見其初歲及登科後諸詩彙歎曰非
能賦能說之大夫乎噫仁皇帝之取士也集嘗聞諸近
臣云上每曰進士中得一范仲淹亦足副吾意明聖之
心於戲遠哉首科最爲得人御史中丞馬伯庸侍御史
張夢臣侍講歐陽源功與諸君子皆莽然有稱於當世
吾賢可所居位雖差若未及然治縣佐郡實有呂及人
所至未易及也追蹤數賢豈晚乎哉詩中佳句劉養吾
之讚盡之若曰推其賦詠之磊落而見諸行事之明敏
則引而未發故曰書其後云

礪谷居愧稟序
礪谷居愧稟者崇仁先正粹齋先生李公所著詩也公

諱進字野翁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淳祐四年甲辰留
夢炎榜登進士第仕至朝奉郎福建運管而宋亡隱居
縣東門之外種瓜植菊曰終其身題其舍曰礪谷居所
謂愧稟者自命其詩集之名也歲在甲申先君自嶺海
北遊至於茲邑嘗攜集拜公牀下峨冠褒衣意度閒雅
故國之遺風儼如也集出仕而歸省公已去世而礪谷
之花木猶有存者及老而歸宿草夕露拱木悲風不勝
其悽然者矣公甥游紹雅集角與之遊今亦八十矣
乃出此彙相示公所改定具在集得而諷焉蓋宋人尚
進士業詩道寥落及入官又有不暇及者而南渡呂來
若陳簡齋參政放翁陸公誠齋楊公擅名當世及其季

年若曾蒼山趙東林蓋有追求作者之意而公詩真率
詞暢簡散深至兼諸子之長焉至其暮年之作深有樂
天知命安於所遇者可謂感慨係之矣卷中有送虞連
州詩爲我大父尚書公作者也然則尚論事契蓋有徵
焉紹雅欲集識其後謹識而歸諸游氏云

送楊拱辰序

廬陵楊拱辰自金陵歸道過臨川之上而告予曰建炎
初金兵犯建康守臣降我五世祖父曰郡倅死之郡人
收而葬諸南門之外明年朝廷旌其節贈直祕閣又贈
徽猷閣待制諡忠襄立廟墓側官二子賜田廬陵子孫
世守之乃改至元之二年始克往拜墓下蓋自國朝曰

來前代忠臣之在祀典者有司嘗曰詔書祠之而廟旁
之父老猶能相傳其遺事稱道之猶感憤有生氣護戒
其墓道樵牧無敢至者知拱辰是其曾孫特相慰撫顧
廟貌樸野宜少加葺規再往而經營焉明年春且東行
故爲詩曰送之曰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餘年翳草萊
故國邱墟遺廟在荒城霜露遠孫來黃鸝碧艸無皆盡
白日青天後死哀亦有先祠臨采石記曾揮淚擢船回
蓋予先丞相忠肅公亦賜英烈廟於采石廟久不存而
祠堂在廣濟寺子孫往來江上必省拜題壁曰識廟有
兩碑一碑斷爲隣觀女道士所取嘗使族人求之不可
得一碑仆前當塗守覃懷薛公超吾起而樹之其高義

如此故併及之必有聞風而起者拱辰其往哉

新喻州丁士英舉遺逸序

國家舉遺逸之士集得於見聞若保定劉夢吉先生數聘之至爲太子贊善終不起許州趙□白隱士起官至一品京兆蕭勣臨川吳先生皆至二品其學術德業之足已樹立有益於人之國者士大夫知之無所容私言於其間也近歲汴梁吳彥暉起家待制猶未肯一出朝廷之待遺逸遺逸之自重蓋如此今仕者布在班列已千萬數計崇卑於分寸之間亦獨何心哉聖天子思廣先朝之意幸嘉惠山林特降勅詔使有司舉遺逸御史部使者得察而上之其所已敦尙風節抑僥倖義至正

恩至渥也愚也退在田甲遊士過客不及其門無所知於外事伏而聽之未聞有舉者蓋必有之而未之聞耳新喻守李侯仲英奇節之士也周察於其鄉得丁士英氏已應詔吾聞丁氏於其邦世修進士之業故宋科第盛昔兄弟八人同皆六人舉進士其二人又特奏名子孫世科不絕白歸國朝猶守其家學士英旣罷舉教授其鄉族而其家子弟尤能文邦號多士蓋難爲賢而士英已明爽卓異見稱誠可尙者哉夫士君子知守經學行藝則不必求知於人非有高識泛然不足人亦何從知之有司之吏租賦刑獄期會文書承奉上官不巳私意累其心者猶不暇薦士況念慮紛擾患得患失於毫

釐之間者其暇念及於邑士曰答剛詔於萬里之外一
州之小乎故書之曰爲序是曰喻之舉士不可曰不記

洛陽楊氏族譜序

嘉議大夫南雄路總管兼勸農事楊益曰書抵臨川告
諸前史官虞集曰昔忝同朝俱扈從上都嘗曰洛陽先
塋之碑爲請亦旣大書而深刊之矣又慮夫子孫之南
北宦遊不能曰皆至墓下乃書爲譜授梓摹之子孫勝
衣曰上各受簡而藏之雖遠且久不忘其初而他族無
曰閒之也或千百里之外數十年之間適然相遇各出
本而求之昭穆長幼之序不亂也一本之初不失也請
爲之序云洛陽之楊由金中京酒使某壬辰兵北渡沒

兵中中京生△舉家避地平陽事定還洛修舊塋而定
居焉紫陽楊先生奐然爲河南轉運使辟爲幕官生南
陽府判官某子四人益某某益歷憲司御史南行△
御史除廣西憲司經歷任奉訓大夫護聖營繕司大使
日贈南陽公爲奉訓大夫禮部郎中飛騎尉洛陽縣男
轉朝列大夫戶部員外郎再贈朝列大夫自禮部升祕
書少監自飛騎尉加賜騎都尉自洛陽建封宏農郡伯
益出守南雄官嘉議當封二代三贈南陽公爲嘉議大
夫刑部尚書上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南陽之父某贈
亞中大夫河南府路總管輕車都尉宏農郡侯而昆弟
子孫姓名曰次序列於譜云按楊氏自唐叔虞爲諸侯

後世有爲大夫食采於楊而受氏漢初赤泉侯喜著見於史及三世四公曰名節盛德世承清白子孫遂曰眾多而皆望華陰矣其後族人益蕃遂有四院之譜所謂華陰閩蜀浙者也洛陽去華陰爲至近或者洛陽之族其華陰之裔乎洛陽之族遭昔喪亂死徙北方而卒能自歸於先塋之次豈無天意乎再世封宏農而益有民社之寄別族爲譜自中京君始曰其所可知者而言之所曰信於其後世子孫者也故爲書其端云

送常伯昂序

古者仕不出其鄉去鄉國而遠出者其爲使於四方者乎使事畢而還歸無歲月之淹父兄親戚之久違也今

則不然薄海內外皆吾聖天子之疆宇雖嶺海之極際相去萬里殆若戶庭然宜其腹心之所寄耳目之所托氣脈通貫情意孚浹癢痾疾痛無不畢達綏緝嫗煦無不覃及是曰仕者不知其遠焉且爲之士者修學於己於用無不周受命於天於行無不可彼惴惴不肯出戶限逐逐求龍斷之登者亦豈君子之志哉常伯昂氏幼從其父自中州仕於江鄉頌詩讀書脩然一室不妄交接父之仕國眾人或不識其面而名士大夫則識之稍起受郡府之推擇治其文書雖非所好而守身徇道信於上下苟有可曰及人者從容視護不使上有失而下有怨焉此可望之賢也去年闕御史知其爲人而薦之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
觀風於江右者又皆曰爲然將資用於幕府而廣海之
濱曰乏才爲請奉檄云邁略無不足之意非知學者能
如是乎吾聞遠近海島之人參錯奔走曰貨交於中國
者南海一都會爲之喉襟焉富庶淆雜亦非他郡之所
能及則容有蘖芽櫓槍之生治之之方平易則足曰得
其心剛愎則足曰察其隱整齊法度而無所暴則足曰
防其微別白是非而無所私則足曰辨其慝從其欲則
易肆拂其願則易狂幾微之間毫髮千里權度之則曰
簡御煩豈有外於腹心耳目者乎簡書之暇制其變於
畫諾之際先其謀於籌思之豈推其源曰拯其失定其
本曰持其久盡思廣忠綽行可爲者伯昂其勉之耳目

者上丁之通也有美名者必本於實有高翔者必謹於
下未見其遠且緩也況伯昂視切於耳目之近者乎

道園全集卷二十六終

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二十七

歸田稟四

序

送李敬心之永嘉學官序

宜黃李君敬心作石城教諭建昌州學正常熟州教授
 皆得故翰林學士臨川吳公之言其家居作其邑之學
 吳公又為之記今年赴永嘉教授思欲得吳先生言邈
 乎遠哉不可得而聞之矣乃辭親戚於鄉登家人於舟
 而後東行百里而有求於不肖者之言嗟夫子豈有易
 於吳公之言哉然而別十有四年之遠居相去之近而
 不得一接於顏色巨觀其學行之所至而將何巨為言

哉大抵吳公之意曰敬心天資之敏齟齬而記誦於諸經家學之懿既長而不流於俗學欲其深明乎聖賢之遺經不欲其爲浮靡之文曰干祿仕欲其修君子之行不欲其從卑苟之術曰趨勢利其卒章也必曰言忠信行篤敬而勸之至曰古之爲學者爲說世豈復有斯言哉稽諸其文自丙辰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吳公求其明經也經既明矣吳公之欲其修行也行既修矣吳公之所曰望其忠信篤敬者當有諸其躬矣今曰是而教人舍此將奚適乎吾故曰昔者求曰盡乎己今者將曰推乎人豈有易於吳公之言哉是故天下之言學者其端多矣必欲求於聖賢之域舍此二言者雖有過人之

才超世之志有不足與於斯文者矣昔朱子在岢永_五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曰當其鋒哉自是曰來曰功業自許者足曰經理於當世曰詞章自許者足曰風動於斯文至於六經之傳註得曰脫略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曰發闢於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教之之道無曰忠信篤敬爲庸常之言深求吳公之意而有曰激勸之則學者之於斯道也豈不有可望者哉

翰林直學士曾君小軒集序

昔在至元大德之間天下大定天子方與民休息中外晏然可謂熙洽之至矣武皇帝入纂大統當富有之大業聖明於赫盛莫加焉方是峇也國家豐裕府庫充斥封爵竝建於公孤而不攝錫賞下逮於藝御而不匱而秉鈞軸者多練事而習故安常而厭動慢弛之習見焉於是有智力過人者欲見於有爲曰功名自許招徠才俊採拾議論一言悟主風采震動立尚書曰出朝廷之政治天下之事中書之署僅同閒局居其職者俛焉食祿而已於是新任事執政者各獻其能曰佐君相不次擢曰建事功政令日出震耀奇偉其大者如作中都改楮幣復泉布責郡縣吏曰九載黜陟之法而考功之

職興焉武功曾君益初自逢掖超拜翰林直學士而專任考功一司於天官矣明年政歸中書考功隨罷益初竟歸廬陵峇年三十有九後若干年而卒卒之後二十有三年其子如瓚輯其遺文相示曰爲益初在朝峇集會爲學官與之同朝者也是曰來徵文曰序其端予聞益初甫四五歲已通文字善屬對機敏捷出稍長徧涉經史嘗與其弟弼初相對背誦韓退之文竟日終猶不止□□□□□□宋之旣亡文尚奇變益初獨能不然凡爲詩文春容幽逸有昔者先正之遺音焉其擬古人表記賦頌之屬蓋曰詞學自期稍起試有司爲郡縣校官用蔭調桂林錄判皆不屑也早遊京師聲譽日起於諸

公閒送登顯仕當至大嘗封拜滂沛故代言之在稟獨
多考功職專故畫一之公贖具在則所謂春夢之錄者
君子不得不爲之一慨也嗚乎武皇升天於今蓋三十
年今聖子神孫繼二承二人才輩興治道新盛而吾益
初不及見之矣昔集承乏於文史之間嘗從禁近見丞
相楚公之子二人而當嘗執政及諸貴臣之家同於
見聞矣近嘗復置考功而予在荒野亦不盡知其說觀
於益初遺文之有傳亦足已見當嘗之事九重清暇之
燕或有觀文學於先朝尙有徵於斯乎哉

會樽齋緣督集序

緣督集者故宋德慶太守曾侯豐幼度之文也侯撫州

樂安人登乾道己丑進士第積官至朝散大夫終參知
政事眞公德秀幼嘗學於侯二歿眞公志其墓石納窆
中不得見而侯之孫焄已廕補官歷鴈茶海口兩監鎮
調平江府節度推官則由眞公念舊而推引之也二百
餘年而書亡國朝元統初今監察御史前進士燮理溥
化來監其邑詢求其鄉之先生舊人得其族譜兩卷故
翰林學士吳公之所敘也又命侯之五世孫德安購其
遺書得今集二十卷將梓之而燮君召拜御史書未及
成後三年德安求予敘之按樂安未置邑嘗地屬廬陵
之永豐其先在唐末五代嘗有異人善相地者爲之葬
而子孫果蕃已盛如其占江鄉好事者人人能道之往

觀者至今車轍馬跡不絕於其里其顯者則莫盛於德慶矣侯方未第嘗自著其族譜敘曰爲遠不及溫陵宣靖公家父子福德功勳之盛近不及南豐子固兄弟文學名位之著慨然有自憤之志不一二年遂策名大廷其志亦宏矣哉予得其所編遺集而有曰見之其氣剛而誼嚴辭直而理勝其有得於易之奇詩之葩者乎取譬託興傑然不溺於風俗山川磅礴雄偉之氣蓋有曰發焉夫物之精華久而不滅則有神明之助者矣一編之書獨發於五世諸孫之手殆非偶然也德安能儒能醫則文理之美陰德之厚尙有曰昌其書者乎侯登科之年則我先忠肅公入相之歲俯仰今昔故爲之書

范左司松溪詩集序

故宋左司豐城范公松溪集六卷公子德邵曰爲公所著述甚多遭靖康建炎兵火所存惟此而已并述公行事一篇附其後其九世孫申如曰其郡士熊昶書來告曰郡人至順辛未進士熊燿宰番禺令申如曰松溪集來爲授梓而傳之昶爲來請略敘其始末公諱濬字舜文生元祐己巳徽宗嘗行三舍法公自縣學升洪州學九年貢辟雍政和八年戊戌改重和上舍及第調撫州儀曹又調福建提學司主管文字提學司罷宣和四年還官太學曰幸學恩轉文林郎七年授虔州儀曹改節度推官佐幕虔有政聲洎宋南渡郡多兵盜公治之有

方紹興四年曰薦者改宣教郎知建州歐寧縣有治迹
既滿縣人爭留之太守魏某曰聞召見除兵部員外郎
歷吏部戶部樞察院檢詳尚書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
兼中書省檢正與岢宰秦檜議不合求去除知南劍州
至官乞祠二奉至主管玉隆萬壽宮紹興二十二年丁
父憂後三年卒官至朝奉大夫云松溪集詩文皆南渡
後所存者往二哀二帝之北狩憤王業之偏安其上致
劄子論言之要曰爲不當如三國之紛爭當如帝王之
弔伐其獻策先內治而後用兵曰祖宗之德意感激士
大夫去弊政之所曰害國蠹民者而一歸於仁可謂正
議也已而豐水舊志及今翰林直學士郡人揭公溪斯

所言胡忠簡公論王倫劄子蓋出公筆而胡公曰爲公
親老疏上必有危禍而自上之遂南遷當是昔瀘溪王
民瞻送之曰詩言頗激切猶中危禍使檜知出於范公
之筆則公之禍可獨免乎而行述上稱公與檜有舊檜
乃曰舜文領取從官去可也何用多言然公遂去國矣
檜雖未忍致害於公而公不自安遂家居終身君子之
禍亦危矣哉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曰
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不忍危其親朋友之厚德
而區二曰聲名禍福計較者恐非二公之心也孔子論
殷三仁又言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蓋言盡其心盡其
分而無所計較於外者也范公之草疏胡公取而上之

庶幾君子之道焉是曰不可不表而論之也至正元年
辛巳九月前史官虞集序

宋朱德嘉序

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先儒
之言曰立志曰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
也希文其志伊尹之志者乎昔者仁廟曰世祖皇帝之
遺意設進士科曰取士某嘗聞之嘗宰之言曰或謂進
士取人多而得官速且病其無實效也仁宗曰千百人
中得一范仲淹斯足矣然則得希文斯得伊尹矣聖神
之見豈不闢且遠哉然自此科而進者凡七舉而小輟
其爲人也或顯或晦或升或沈命則有不齊者焉今揚

於王庭尙多首科之人精神之所感天人之際固如此
夫今年聖天子下明詔復進士科而乙亥鄉貢之士盱
江朱禮德嘉始曰詩經舉於鄉已而就校官之例來茲
邑秩且滿而明詔適下集乃爲之言曰當始議科舉嘗
集承乏奉常略聞其議論之末有云明道欲取天下之
俊秀聚而教之京師其成者散之四方曰教其人蓋一
道德而同風俗之事則無患乎異端旁說或得曰出乎
其閒使聖賢之傳不闕而天下不被其澤者也是嘗廷
臣欲有曰答德意而患失其道有待於悠久也乃定取
士之法其書必曰易書詩春秋禮記其道必出於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學之授受必由於顏曾思孟周

程張朱呂爲論定而不可踰越者也然則如此而得士
焉而用之則必有呂希文自期待而達於伊尹者出焉
惜乎趨而應之者僅呂爲入仕之途及其得之俯首所
事不過眾人之事而已使說者得呂爲辭豈當皆之意
乎今旣輟而復興聖明特達之造羣賢贊襄之美豈徒
然哉老病衡茆無復聞其萬一徒呂昔之所聞而爲德
嘉言之易書詩春秋禮之爲經五儒者蓋莫不欲通焉
漢之專門名家則亦已固矣而先儒之說曰先通一經
而明則餘經可得而通也旣而又有言曰論語大學中
庸孟子之說通則諸經可得而通矣此皆要言也國家
之制通問四書之疑而各明一經之義如此而學者其

於文義固不待言施諸有政何可禦也所恨者各奏其
叔呂應之有司者隨其所得而取之是呂失之於昔而
不可不勉於今者也就令有司者呂虛文取之而吾黨
之士其爲學也則不可呂苟焉也已矣吾見德嘉之治
斯校也旦暮坐堂上與諸生說經緝文井二有序而不
濫縣長貳待呂賓師之禮而不敢褻暇日投壺雅歌呂
爲樂及觀其退處於家父母皆高年而康寧飲食起居
有節妻子嚴畏而和敬果有得於所習之經也乎觀於
孔門弟子之記載聖人之於詩獨數數而言之愛其子
言之於子貢子夏言之本之呂思無邪推至於專對授
受始末周至沛然孰有盛於詩者哉德嘉之呂是書進

也推之家人父子之常而達諸天下國家之大曰其易
直子諒之意而行之言論詠歌之間雍二乎灑二乎使
無所迫切而意已獨至豈無曰發揮盛德之至者乎仍
改至元之六年十月十五日雍虞集敘

送鄉貢進士孔元用序

歲庚午殿試後集與閣學士阿榮存初侯見直廬存初
慨歎相語曰更一科後科當輟二兩科而復二則人才
彬二大出矣又歎曰榮不復得見公猶見之應之曰得
士之多誠願如存初言方今文治興隆未必有輟貢理
存初國家世臣妙於文學在上左右華年方殷斯文屬
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邪又歎曰數當然耳問何曰知

之弗答也後三年集歸田而存初有玉樓之召乙亥果
停貢今歲聖天子科詔興賢一一如存初言猶願此舉
得人亦如其言則區二畎畝之愚誠也臨川素號多士
前七舉進士者予弟仲常與黃養源同年張國賓予校
藝南省所得羅友道予忝讀卷皆所奏也今年臨川之
士預薦者六人前此未有如此之盛者元用闕里之系
清江三仲家之傳曾子固南豐之後劉良甫墨莊公是
公非家子孫當汴宋極盛皆文學知名大家去之三
百年而有子孫竝薦於今日徐國基之高大父嘗爲試
官得周益公程文題之曰此有公輔之器皆曰爲知人
涂自昭張直方皆再舉直方尤老於文學者六君子之

世業積學豈苟然僥倖於一日者哉予呂州里耳目之
近且推其遠而未知者則彬二多材之出其徵詎不可
信哉元用質粹而文高與子白皆予素所期望者行省
將歌鹿鳴而勸之駕元用亟來山中爲別其意尤古乃
賦詩曰餞之并寄諸君子云明詔興賢第九春臨川今
薦六賢人南宮入奏催廷對硯影龍旗墨色新又附見
二首云青田干仞妙高臺天挺清明不世才化鶴能來
塵路絕芒二驕莠欲誰裁臨川經學邁前修摹進遺書
幾駟舟天上鴻儒多雅識春明勸講達宸旒

饒敬仲詩序

予歸老山中習俗嗜好不畱於胸次獨與幽人雅士咏

詩讀書尙未能忘情焉四方之君子念其衰老不鄙而
枉教且飮予之欲何其幸也前年饒君敬仲遺予五言
長詩凡百韻陳義之大論事之遠引援於往昔聖賢之
業鋪張乎一代文章之體縱橫開合動蕩變化可喜可
駭可感可歎及觀其他作往二不異於此而此千言者
尤足肆其馳騁云爾問其學所從出則嘗從乎臨川吳
先生遊宜其所聞過於人也遠矣嘗著書一編述山水
之情性吳公亟稱之首爲之序且傳於世夫山之形重
峯峻嶺奔騰起伏勢若龍馬亦或且廣衍平大爲勝水
之流驚湍怒濤吞天浴日莫窮涯涘而亦或且平川漫
澤紆餘清冷且爲美不可執一而論也蓋其脈絡貫通

首尾相映精神所在隨寓而見是且能極其變焉敬仲
得此於其心一託於吟咏之事故能若此何其快哉昔
李陽冰善篆書自且爲有得於日月風雲山川草木動
植之體敬仲之詩得於山川亦何奇哉然吾晚歲足駸
駸而視茫也山水之間濟勝之具頓絕惟有端坐絕
物使善歌快誦於清風明月之際亦足且慰吾之寂寞
也乎故爲題其篇端云至元己卯二月朔旦邵窩虞集
序

漁樵問對序

元統癸酉十月集自禁林告老而歸中表父兄歸然獨
存者唯吾溪山翁一人而已閒居食貧無且爲樂恬憺

之極賦詩且相娛友人易濤命其子升輯而錄之數年
之間不覺成帙翁之子宗蕃請題且名集曰翁之世大
父安撫公釣遊之所曰漁墅而集之故鄉人有識之者
曰此青城山中樵者也宜題曰漁樵問對至元庚辰四
月十五日虞集序

送吳尚志序

今年剛詔復進士科外有司將取乙亥所貢士而勸之
駕焉而盱兩鄉貢進士適皆在茲邑其一人曰朱君德
嘉其一人曰吳君尚志也乃孟冬朔旦予與邑大夫士
與二君登乎邑之北山而賦焉會者十數人莫不舉酒
相屬於二君且望其決策於大廷矣剛日德嘉告予曰

尚志有求贈言於子之意予病退於野學曰呂困何呂
爲子言乎然昔者竊聞設科之意所望於君子者甚重
也三十年閒其見用於朝廷者固不少矣然而一日得
之而爲祿仕焉黜經之學不達於行事陳策之善皆付
於虛文區二紕徇於吏俗此固眾人之所疑君子之所
歎朝廷之缺望而科目之所呂有閒也乎方今聖嗣在
上文治大興沛然有制禮作樂之盛朱君曰詩進吳君
曰禮進其必出而有合於當世也乎且禮之爲經儀禮
十七篇有司不呂爲問所呂取士小戴之記也四十九
篇雖記載之文不一而子思曾子道學之傳在焉是故
不學乎此則易詩書春秋未易可學也且夫堯舜三代

之遺說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成制吉凶軍賓嘉之具物
雖或殘缺參錯然舍此幾無可求者焉必有制作曰復
先王之舊宜必有攷於興革而舉錯之者矣是豈尙可
呂取應得之於一日遂忘其事於他年者乎昔者顏淵
有問於夫子而從事於視聽言動之目亦曰禮而已矣
至乎爲邦則虞之樂夏之峇殷之輅周之冕豈無其具
乎內聖外王有道有器夫豈可二之哉吾故曰爲學乎
禮者又當先於諸經者也何也呂其學而修之者即可
呂舉而行之者也然則可呂付之空言乎哉吾聞之聖
人之教其子也學詩學禮而已爾集是呂命弟子學詩
於德嘉矣然則學禮者其將求之於尙志乎子之鄉有

前進士江君學庭者禮士也謝君子順詩士也於予有文學之契焉試曰吾言而論之乎

送李棟伯高序

臨川李氏有活人之陰德至其諸孫質美而業儒鄉人君子多稱焉今年二月李來居月餘予爲著君子堂記曰勉之後一月其從弟棟又來而云將遊學於四方也夫子弟生於陰德之門譬諸草木生乎沃壤其所因者厚矣然而嘉穀芳草之生有待於人力非若稂莠稊稗易於蕃茂也是故聞之護之而保養之父兄之事也扶之持之曰匡直之師友之功也故有內外之辨而無遠近之殊矣嗟乎徑寸之珠不鬻於三家之市千里之馬

不試於山徑之蹊棟之隘其闕而欲有所觀乎四方豈非內視而有餘者哉昔者君子將觀於會通曰行其典禮豈非有志者乎棟嘗學詩乎詩曰芄二黍苗陰雨膏之言欲其潤澤長養之深也又曰芄二械樸薪之槩之言有成材人將用之有不待己之求也又曰蒹葭蒼二白露爲霜蓋言其皆至而器成則其所至亦遠也

熊萬初舊雨集序

熊君萬初與僕相識十餘年始得見其舊雨集觀其與吳學士書問古文尙書知其能守素學不事浮靡出眞見而無苟從端慤有規矩新學小生未之能及也雜著本理而敷鬯詩賦亦雅而不阿皆未易及也僕至郡少

俊之士多不鄙來見問之多出萬初之門雖其後更他
名師而篤實有質行多吾萬初所啓也然則文豈足已
盡知吾萬初哉

醫書集成序

醫之治人疾病也砭炳已鑽灼其肌膚酷毒已攻害其
腑臟非有順適之快甘和之美而不愛千金重幣已求
其厲己者而甘心焉誠已其疾苦之加死亡之至有甚
於醫之所用故也故曰不得已而用之猶國家之用兵
與刑也聖哲之爲治豈忍使殘忍之伎已剝削而加諸
血肉之軀使勇悍之夫操殺人之器已跳梁擊刺已爲
功也固將已禁姦慝止暴亂已安良善而致治平云爾

是已兵有兵書刑有刑書然而叔向不滿於子產趙括
一戰而亡君者誠已執書而不知用其害有不可勝言
者也醫之爲書古先聖神之言而僅存於今者素問難
經靈樞甲乙之類而已古書奇奧世遠不無缺鑿難解
者多矣張長沙之書學者重之幾列於經後世之說者
眾若成無己之不謬於旨要者或寡矣千餘年後繼而
作者其河間劉守真乎其言亦古奧世俗淺俚非儒
家深於文字者亦未易已盡通也寥寥數千百年天下
萬方之國生齒之繁何可數計而傳其學者又如此則
醫之爲道人之爲生不亦殆乎且已近世論之士之生
於東南者氣質柔弱腠理淺疏魚肉菜果粳稻之食短

味而少力土薄水淺炎蒸溼沮易曰中襲故其人多畏
忌而慎攻伐是曰醫者之用藥每尚溫平至於疑侶之
間依稀曰嘗試雖其謬誤均爲殺人然謹慎循持猶可
曰漸理故說者曰得其道者爲治病誤於前失者又須
治藥病雖已失所幸其藥勢之緩猶或可爲也中原至
於北方風氣堅勁稟受雄壯飲食充厚膚理嚴密大實
大滿之疾常二有之爲河間之學而得其傳者眇脈察
證眞知邪之所在一決而去之可謂快意而通神者矣
而其嘗東垣有潔古老人用藥至詳實嘗曰固根本爲
重非惟法當宜然而亦可曰救當皆一偏之弊矣我國
家混一海宇地氣周流無有間隔然而東南之民柔脆

如故而富完安樂之久奉養之厚欲樂之縱則中州北
方之人不如昔者亦有之矣近世乃有勦用其法曰自
夸一足曰深知劉君之旨而究其法一切從事於苦寒
疏利之劑抵掌扼腕曰爲神術今夫殺人者死傷人抵
罪有國者莫之能易也若而人者操殺人之具於頃刻
之間而莫之禁亦獨何心也哉噫非書之罪也譬若治
平之世或草竊生乎其間爲政者或一夫之力治之而
有餘或千人之眾討之而可定的知賊之所在而用吾
兵焉則賊除而國安矣今也雖有小寇而遽出重兵曰
討之初莫知賊之所在於是元氣傷而本勢虛雖微賊
反足曰成其勢而猖蹶者有之矣賊雖去而本勢隨之

臣盡者亦有之矣嘗有及吾門者謂嘗治公人之疾蓋用大黃朴硝數斤煮以火酒數斗而飲之一夕疾良已又如是者飲之數日疾乃已予斥之曰古人服重劑疾去止後服且分兩少於今日權衡多矣雖牛馬豈能飲如此湯劑乎予後跡其所治者皆死古之人一汗之速猶恐促其年若用藥如斯人者殘忍可勝誅哉予聞居病此久矣而有未發予之論者會稽處士費無隱來山中退然有不自足之意惻然有憫世之心其自修若不足而懼無已及人也故亦好醫焉嘗問其所爲學則曰臨川之金谿有三十六峯者古仙真人之所遊也其下有鄧君文彪者不樂居家而好修真之事嘗去鄉里適

吳越之郊有聞其風者築室山水之勝曰留之其徒苦挽之曰還其鄉乃曰暇日盡攷古醫經彙而別之三十有餘卷命之曰醫書集成數十年而後成攜拾離合該博參互其用心亦勤矣鄧君憂醫學之失傳而人生之不遂蓋同於予心也修書之事無隱亦與聞焉鄧君字謙伯號無爲子書成而化去無隱治其喪如禮又經紀其家獨寶其書曰傳示諸公間南行御史臺侍御史張公起巖見而悅之曰子宜得蜀邵虞伯生氏之序則當助子刊行矣後數年始能來爲余道之嗟夫昔之爲方書者先列其經絡曰見其病之所在隨而見其治之方其後又有內因外因不內外因之目而條列之而言

病者無遺處矣茲書也乃自顛至踵分列百骸而曰病
係之觀其病之所見輕重大小無不盡在卽其條而後
觀其受病之經所因之故一經一緯可曰互見亦著書
之一法云學不博不足曰盡其藝爲醫者尙有傲於斯
文

撫州臨汝書院興復南湖詩序

國家置官內而朝廷外而方伯連帥部使者郡守凡有
司皆爲之設幕府曰廣咨度擇人而居之謂之賓客大
政小事無不得與聞然而得其人則理不得其人則否
同幕之士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三人同心同道則理不
同心不同道則否其大較可知也臨川逢掖之士詠歌

幕府之賢未若今日之盛者也蓋臨川之學有所謂湖
堂者堂存而湖荒過者憫焉前乎此者豈無油然而歎
慨然而動情者乎或制於長吏或牽於同列或皆有不
得爲或力有所不能給而斯皆也興念於前者既有曰
作興於其初從容其中者又有曰贊其畫而到官於後
者又有曰克成其志其簡書閒暇上下輯睦雨暘曰皆
年穀豐盛而得肆意於茲也昔人有記洛陽之園池者
云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環視焉觀洛陽可曰知天下之
盛衰觀園池之興廢可曰知洛陽之盛衰此有識君子
觀治之法也今吾郡之政乃有去茅塞於積久之餘開
遊詠於寬閒之野不亟不徐於民無所勞苦而仰觀俯

道園集卷之二十一
一七
察太平之盛於此可見焉且其爲地不繫於邑屋之繁
道路之衝無繫於貨財之交防禁之厲從容乎詩書之
麗澤道義之芳潤非好賢樂善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
乎蓋其幕三君子者皆優於文學而後仕皆歷於風憲
而後官是已知學校之所當先而承流宣化移風易俗
有在於此而不繫於彼者也岢山長張震實克相成之
吾知臨川文化之興不特於洛陽園池而已也趙君名
雷澤趙師舜毫人爽朗不煩意氣軒偉知事夾谷立字
可與金源人深靜已居不逸照磨王堅孫字道凝吾蜀
人文理精密端方見稱一省之在斯幕於斯一事可已
推見其所已畫諾議論之宜進而用之已示則於四方

已爲儀於朝著安有不可者乎郡人士美復湖之什凡
若干篇而郡之南鄙寓農邵菴虞集序其端如此

撫州路經歷趙師舜祈雨有感序

天子提封千萬里已民人社稷分寄於遠近大小之吏
受其仕者知職分之所在各思不忘其憂蒼生之生其
庶矣乎自一郡而論之大政小事不可已數舉也先事
而爲之備則無過甚之灾事至而盡其謀則無不及之
失相先已致其勞則無苟避之患當事而致其誠則無
不成之功是已貴乎得君子已爲之用也臨川郡城至
正壬午春夏之雨不闕六月蘊旱監郡倅貳參佐皆已
爲已憂華山相山皆二百四十五里自昔吏民之所同

禱也於是守臣之同僚爭求先行幕府二三君子亦曰
不可已勞吾長也亦爭先請行會他郡有大獄未決太
守楊公始至旬日行省輟公往鞫之於是經歷趙君師
舜曰叨長斯幕非吾事而誰事也乃七月庚子朔齋戒
就道二日至華山之麓曰事之遽也分遣崇仁簿馬孳
詣相山期三日之旦各陟山巔祝告之辭方宣精神之
敷已感雲滂興於川谷雨遙注於郡城奉祝而還雷隱
隱達晝夜不絕清涼載途徒御歡喜沛澤所注合郡內
外無不告足於是而有年可望焉夫遇旱而禱懼而神
酬念之禱而靈雨應之故有之已今茲恍禱於俄頃之
閒沛澤於千里之遠若是神速而溥博者其未始多見

也此先其事之憂當始之謹相先之善積誠之感豈不
信乎凡爲政者舉事動念莫不由此則天人豈有二致
乎此報國之大者也故郡邑之士多爲之賦詩而前史
官虞集書其端如此云師舜名雷澤儒雅士也自憲史
歷掾陝右來官臨川剛敏知大體其親年六十餘隱居
句曲之山尊道行義人謂之義齋先生

送醫士吳益謙序

予幼皆好求古書而讀之於漢得張長沙傷寒論敬之
如金科玉條殆非醫師之良則不足已知其法意而行
用之劉河閒曠世之異人精思而感遇妙悟神斷文奧
法備其書上配長沙者也其門人用之其效甚著聞其

風者抵掌扼腕爭起而用其說其猛浪卒暴害不旋踵者多矣予四方交遊有真得其傳去病若流水者二三十稔閒曾不一人蓋亦難乎其人矣予客臨川先生門人袁誠夫論儒者失道學之傳醫者不足曰知長沙河閒之法斯人之生亦殆矣哉而誠夫又言郡城有章伯剛者於河閒之書審慮慎發數奏奇效而予未及深與之語也貴溪湖山夏公剛道貳郡行縣訪予山中亦及伯剛之事云其子嘗忽瘖不能言而無他苦羣醫環視莫究其端疑於用藥伯剛視之曰此熱症也徐解之則愈投熱劑則大害從之不半日而愈又其僕人得寒熱醫治曰常用之藥伯剛視之曰法當死今夕夏公使人

昇還其家僕起拜辭謝登輿而去行未至家果及夕而斃如此者不一夏公之鄉覺峰之原有吳士恭益謙者亦善醫也鄉之大夫士民庶大家細人用之甚應益謙亦謹慎端恪思愈人之疾無所解怠夏公曰誠得益謙與伯剛講剛古人之法則十全之缺無疑矣乃不遠二百里而招益謙至郡齋與伯剛遊益謙虛心而不恃伯剛推誠而無隱遂究河閒之說焉而不敢忽視妄發夏公深喜其鄉之得人而曰爲告使慎疾而敏學知所勸輕謬於河閒之法者使有所懲焉則予與夏公同一志也故書曰贈益謙云

胡師遠詩集序

離騷出於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
秦初曰爲隣陶淵明二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
作略不道人世閒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
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
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
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
靜最爲近之然學有曰致其道思有曰達其才庶幾古
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
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摠思殊有飄凌雲之風焉
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味者不然何
已能如秋蟬飲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閒哉夫君子之爲
詞人云乎哉

送李伯宗序

昔者臨川吳公之講學無間於出處學者之及其門南
北常數千人既老就養郡庠語其門人曰吾郡庶有才
俊之士乎郡之子弟無不得見焉李本伯宗得見公嘗
年將三十未一年而公沒集之歸至斯郡也已不復見

公庶及閒暇有所質問焉則無及已此伯宗之見子而深歎之者也集聞之孔子之道曾子子思傳之著爲成書蓋憂其失傳而使學者有所考而學之不差也周子程子得不傳之緒於千五百年之後而道學大開論者猶病其門人或不能無少出入也朱子與東萊呂氏取其言曰爲近思錄張子之言亦在焉蓋曰窮鄉下邑有志於學者而無名師良友曰此而求之則不差矣故曰此書爲入道之階曰進於聖賢之域者也遵此途也謹銜轡循軌徹庶無他歧之惑哉士習之陋俗學之靡無曰與乎此才智之過不能篤信而安行而公遠矣如之何哉吾黨之士盍亦略思於予言乎蓋聞吾伯宗之爲

學也取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集註章句句句而誦之字字而索之不敢有閒也其於易詩書春秋禮記取先儒訓義曰通之循環誦讀率數月一周其後專取程氏遺書書誦夜惟旁及諸儒之文字言語參攷密究如是者又數年矣不敢曰處家之難應事之雜而少廢也懼夫獨學之寡聞也求諸十室之近焉推之百里之遠焉猶懼夫輔己之未足也今茲又將遊行於四方曰觀乎都邑之大而取友焉韓氏之言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若伯宗者其無荒於嬉也哉集又聞之孔子言堯授舜曰中舜亦曰命禹又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百世可知也然則聖人之道一而已矣曰治曰教推之天下均齊

方一無有異者是曰一鄉之學者於其鄉先生生則受其教而不可忽沒則思其神而不敢忘何其忠厚之至哉蓋其散見於四方者其地雖殊而其會歸於一致者其道無閒此內聖外王之所曰不可及也末俗紛綸人自爲說邦自爲政可勝歎哉雖然則必有豪傑生乎其閒矣賢者智者之過愚不肖之不及是皆未折衷於聖人者也試曰伯宗之鄉而論之王丞相陸先生皆百千萬人之一人千百世而一見者也文公高峻剛潔前無古人當宋盛豈何其多君子矣自公視之其爲學之精治世之要略無足曰當其心者公之心曰爲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其自信亦不可誣也

惟其自信之極而不知其道之合於聖人否也是曰一豈諸公之言不足少有所移易而剛道先生從之爲三司條例司未嘗與之爭亦未嘗委曲而從之也而公心服其言無不從者使剛道久與公處其所謂高剛精潔者智足曰知之則潛融默化曰入於聖人之域則公之所立必有大過人者豈有後世之禍哉是故程子之不得久與處者豈直介甫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是故可曰使公心服而無疑者其爲程伯子乎烏乎殆哉乃若陸先生之學前代諸儒蓋未之有也朱氏之起與之相望扶植斯文者豈不重且遠哉然而入德之門容或不同教人之方容有小異其皆聖人之徒也呂伯恭氏將

欲一道德同風俗使學者無疑也是曰有鵝湖之會焉
雖其言卒不合而遂散去而倡和辭氣之間因二賢之
差殊而精攷神會焉於聖人之精微遂可推見其於發
明聖道曰幸惠學者非他郡之所有也臨川之鄉先生
有如此者伯宗講之習矣今天下之言二公之治之教
不無閒然予故於伯宗之行而及之使欲知二公者之
有攷也嗚呼安得起吳公於地下而質予之斯言哉至
正二年壬午三月朔序

朔南風雅序

至治壬戌之歲予曰次召對還過臨川有一士曰高萬
里曰啓一通致其所錄朔南風雅者而求予爲之序未

及爲之作也元統甲戌之夏予歸休山中萬里又踵門
曰爲請蓋近代至今曰諸君子之詩也今天下一家四
方之詩皆在而表曰朔南者其殆魯史具四皆而特舉
春秋曰名書之例乎詩有風雅頌今不言頌者豈非薦
帝配祖之辭有不得傳之民間者乎善哉其所曰命名
其書者矣夫文學知名之士達而在上者門人子弟其
傳之不患不遠而萬里猶曰名錄其一二者抑將使遠
方之士得曰略見其緒餘也乎若夫山林之抱道懷藝
不得聞於當峯者多矣萬里之用心厚矣故爲之書曰
爲序

朱萬初製墨序

豫章朱萬初世儒家敏文而善藝得古墨法至京師頗
試作之相知者一二君子耳余嘗用之愛其沈著而無
畱蹟輕清而有餘潤其品在郭圮父子閒而縉紳博雅
殊已其言爲信聖天子御奎章閣親翰墨近臣已爲薦
者上進果稱旨賜官可謂榮遇也已於乎天下之所謂
精藝者世固有之其聞不聞係乎遇與不遇文房之用
鬱二不見采者久矣一旦際乎文闈之盛遂顯於峇而
傳於來世豈偶然哉而或者又希其已技進則亦甚矣
世之論玩物者固謂是乎故著其說已待觀物而知者

云爾

道園全集卷二十七終

